



我带着你给的自然卷

——谨以此文献给我的父亲

高2014届26班 李泽琪

(一)为什么我是蓬头鬼?

人们管我叫老宋

我和宋小胖顽皮的时候也这样叫他,老宋,老宋,老宋!一声比一声高。

小时候,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是焦点。因为我有一头无比夸张又顽强的自然卷。大人们总是假装惊诧的样子问:“哎呀,心颖,你的头发使用厨房里的炉火钳烫卷的吗?”周围孩子见了我也又跑又跳的指着我的天灵盖,嘻嘻笑着:“蓬头鬼!蓬头鬼!”

我总是委屈的跑回家,抱着我妈妈的腿,边擦鼻涕边哭着喊叫:“为什么我的头发不像妈妈?为什么我是蓬头鬼?”这时候,宋小胖也幸灾乐祸地从我身边飘过,炫耀着她的执法,她和妈妈一样,头发又黑又亮,又顺又直。

妈妈帮我理了理乱糟糟的头发,拍着我的后背:“心颖的头发像你爸爸啊,你爸爸的头发要是留长了也是蓬头鬼啊。”

我眨眨眼睛,幻想着老宋留头发变成蓬头鬼的样子,咯咯笑了。

老宋后来听说了这件事,就哈哈笑着把我举过头顶,让我摸着他的自然卷,说:“心颖,你看爸爸的自然卷,这样蓬蓬的头发像不像鸟窝?这样的话,没有造窝的小鸟就有家了,你还可以玩玩鸟蛋啊,是不?你是蓬头鬼,爸爸也是,你是爸爸的孩子啊!哈哈!”

然后,我捧着老宋的头,想着鸟儿赶紧在老宋头上下蛋。

(二)顽强的自然卷为我撑起一片天

老宋出生在一个以出身论前途的时代,他出身不好,初中刚一毕业,只好回家务农。于是

从我出生的那天起,老宋就为我想了未来的路,读书,考大学,成为一个城市人。这些不仅仅是设想,老宋还付诸行动。他在我家的自留地里种了二十株柑橘树,八十年代那时候,柑橘是珍贵水果,二十多株柑橘树一年的收成就可以供养一名大学生。

后来,宋小胖出生了。老宋又沿着家里的院墙种满了葡萄树。这次,老宋仅仅是因为葡萄好吃,他希望我们有的吃。

老宋是个农民,他不像其他农民那样刻板无趣,他爱说爱笑爱唱歌,老宋总是试图发现我和宋小胖的某些特长,希望我们比别人技高一筹。老宋在院子里砌了乒乓球台,手把手教我们打乒乓球;他带我们到小河里学游泳;他带我们绕着村子的大路跑步。但是到最后老宋失败了,他只好把我们送到学校老老实实地读书,他对我俩和宋小胖说:“好好上学,考大学时你们唯一的出路。”

老宋在说这些话时我看到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芒,仿佛他看到了我们的光明前途。

从那以后,老宋立志让他的孩子生活的无忧无虑。老宋那个是个容易自卑的人,这和他的成长有关。老宋认为自卑和物质的贫穷也有关系,于是他修建了我们村最好的瓦房,当别人的家长正在为孩子学费发愁时,老宋就已经准备好学费送我们上学了。他还能够因为我随口一句“钢笔粗了不好写”就马上捉一只鸭子卖掉为我买一支新钢笔。

他努力用双手去生活争取,争取我们想要的一切,然后为我们撑起一片天。

(三)我知道我的身后永远站着那一头自然卷

因为老宋努力,我顺利地念到了高中。老宋也越来越卖力的工作,种柑橘,一心想为我们种出一片光明未来。可惜柑橘越来越不值钱,

老宋亏了本,仿佛一夜之间老宋的春天一去不复返,变得没有了光彩。但是老宋很快振作起来,一个月之后,老宋就决定去打工。于是,在我高三之前,他背起了旅行包去了上海,去了那个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城市。

老宋被一老乡介绍,到一家安装公司打工。他的工作就在高楼大厦的外面,为安装中央空调凿出一个一个的洞。

在送老宋走的时候,我和他一直从家里走向车站,一路人潮喧嚷,一路尘土飞扬。

我看着老宋那么大步地走在我身旁,我知道,对于我的前途和命运,老宋比我更更关心,远比我自己在乎,他恨不能亲手铺一条路,亲自送我抵达光辉的那一头。

老宋走了,我仍在村子里。

高三的那一日,我抛弃了一切可以让我分心的东西,日日夜夜伏在书桌前苦读着。有时候,我忍不住要休息时,我逼迫自己,逼迫自己想到老宋的不容易。就这样我捧着老宋的殷切希望圆满的跨过了高三,跨进了高考的试场。

老宋没有亲眼看到我考上大学,没有亲眼看到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。我后来给老宋打电话的时候,老宋才得知这个好消息,他的语气哽咽了,听到他这样的语气,我没有伤心,我给老宋说:“爸,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,这都是你的功劳。”我骄傲的放下电话,笑了,我记得,那一刻我笑的很灿烂。

大学开学的时候,我挺着骄傲的胸膛走进了大学校园,没有自卑,因为我知道无论发生什么,我的身后永远都会站着那一头自然卷。

(四)自然卷的爱,我会带着它延续下去,生生不息

大学的生活丰富多彩,我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成熟,但老宋想家了。在上海,老宋没事的

时候就回去公园转转,看看花看看草看看水。他虽然没有给我说他想家了,但是我知道,我让老宋回去了,让他回到他为我奋斗了一辈子的家乡,在那里,老宋会更快乐、更潇洒。

毕业的时候,我没有去找工作,我没有服从现实的残酷,我选择了写作,选择去追求我喜欢的生活。给老宋打电话时,他只说了一句话:“丫头,不用去顾虑什么,只要是你喜欢都无所谓,你是我的女儿,要记住有困难的时候你还有这个家。”老宋说的是那么的平静,我也静静地听着,我感谢他是那样的了解我。

我走了很多地方,湖南,北京,天津,南京,云南……我做过记者,编辑,写手甚至是乡村教师。一路走来,我心无旁骛,我将心都放在写作上,我确定写作是我一辈子的事,就像我确定我只是老宋的女儿一样。

后来,我结婚了,伴着老宋的祝福。

临产前夕,我经常给我打电话,我俩淡笑着家长里短,而老宋每次都会抢过电话,大声说:“丫头,一定要剖腹产,你妈生你时就难产,你还担子小,太危险了!”

女儿出生了,她的头发又浓又密,毫无疑问的是她也顶着一头无比夸张又顽强的自然卷,就和我,老宋一样,我们都是自然卷。女儿长第一颗牙的时候,我很高兴,我告诉了老宋。老宋给我说,他也掉了第一颗牙,正准备去补牙。那一刹那,我手拿着电话傻在了那里,我的心很酸,一直想着:老宋掉牙了!老宋掉牙了!老宋掉牙了!

老宋却很随意的说:“心颖,你都有孩子了,我都有外孙了,掉颗牙很正常嘛。”之后,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放下电话的,我只知道,我忘记了女儿长牙了,只记得老宋老了。是啊,老宋老了,他不再是从前的那个说话中气十足,一下就能把我举过头顶的中年男人了。而我,在老宋给我的爱的沐浴下,长大了。

现在的老宋,喜欢在家乡陪老伴,养花种草,在自家的院子种满了植物,就像当年给我和宋小胖种葡萄一样,有时候老宋还希望能照顾他的子孙孙女。

现在的我,仍然是热爱写作的人,仍然带着老宋给我的爱,带着自然卷的爱,把这样美丽的爱延续下去,行走一辈子,生生不息。



山河永寂

高2013届26班 喻潼然

“天子守国门,君王死社稷!”

他挥毫落墨,在上好的洒金洛阳宣上写下这样十个字,铁划银钩,墨迹狂肆纵横,端的是嶙峋风骨。

帐帘一挑,身着重甲的少年将军执刀立于帐外,脸上血痕未干,凛冽的眉眼间带着几近锋锐的战意,“陛下,明日最后一战,子信请缨,为君破敌!”

他手中的玉管狼毫顿了一下,笔尖墨迹污了一幅好字。少年帝王很久才叹了口气,放下笔,慢慢道,“子信过来,我与你讲个故事。”

他讲的,明末的江阴之战。崇祯十四年,四月,淮海防线破,史可法殉国;五月,南京城破,弘光帝殉国。江阴城下,清军攻北门,被义军屡次击退,急调大军二十四万,围困江阴,日夜炮轰,清摄政王多尔衮和豫王多铎亲自监战,修书劝降。江阴遗民奋死高呼:“宁为炮击,誓不投降!”力战八十一日后,江阴破。男子死战,女子自缢刺心,幼童追随父母,蹈水投河,尽以先死为幸。整个江阴城,无一人投降清军,皆以身相殉,为大明王朝写下最惨烈的一笔。

最后,他说,“子信,吾欲效江阴一城之烈,与定远城生死与共。”

子信目光灼灼,他抬眼,少年人英气的眉宇间有种目空一切的锐意,热泪盈眶之时,他轻声说出誓言般低语,“誓为君战至最后一卒。”而后他与君如玉交臂共勉,朗声道,“吾当与君,携手共死!”

少年目光明净一如初时,依稀是当年仗剑长歌的少时芳华。他们曾许并肩天下,开创一个名扬千秋的升平盛世,君如玉做他的圣明天子,子信为他护千里边疆,共创一世君臣佳话,效昔年三国的孙伯符与周公瑾,得万世流芳之名。

然而那似乎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了,如今定远城破在即,天子领军,实是最过无奈之事。

君如玉淡淡而笑,“子信,此战若胜,我封你一字并肩王,许你见君不跪,佩剑上殿。”

“臣……”子信似想说什么,最终却没能说下去,他单膝跪地,右手握拳死死抵着护心镜,声音似乎被死死哽在喉中,他一字字道,“祝陛下,武运昌隆!”

他的声音低沉沙哑,跪下的姿势是绝对的臣服。次日,两军对垒,子信跨一匹乌云踏雪,重甲银枪,枪尖

横扫时鲜血飞溅如雨,竟一人独占了全天下的艳烈,锋芒夺目,绝代风华。

君如玉居中军大帐,定定看那人良久。

是的,武运昌隆。他这么对自己说,然后下令大军拔营。

有属下近卫冒死进谏,“陛下,裴将军仅率千余轻骑,难以久支,无大军相援,必陷敌阵!”

君如玉回头怒吼,“我说拔营攻袭,你听不懂?这是军令,违令斩不赦!”

此战大捷,裴子信率军佯作主力出营诱敌,君如玉大军包抄奇袭敌后致命一击,永绝后患。

他率大军返回时,敌军残部已退,裴子信以千余人对阵三万大军,轻骑队早便消耗殆尽,那人立于敌阵之中,周围是尸身血海,他的护心镜被击得粉碎,一只重弩攻城箭穿胸而过,铠甲上满是沉暗的血迹,然而裴子信依旧面朝大军凯旋的方向,手握断戟,身姿挺立如新铸银枪。

君如玉沉默良久,才勉强笑着走过去,“子信,怎不贺我凯旋而归?”他拍了拍那人肩膀,期待着对方像平时一样下巴微扬刺他一句“不过尔尔”,然而他刚碰到裴子信,那人的尸身便颓然而倒。

聪明如裴子信,怎会不懂他言下之意。帝王之位自古孤寂,何敢有人并肩称王?那一句“我封你一字并肩王”,于裴子信而言不啻赐死。他突然想起自己提笔研墨时帐外那人高歌《十面埋伏》,声音激越,直上九霄。

山埋伏,水埋伏,将军战术传千古。

云埋伏,雾埋伏,功臣末路断头颅。

疑兵疑阵在何处?疑兵疑阵在何处!

战场埋伏!官场埋伏!朝廷埋伏!宫廷埋伏!

帅才不及帝王术,兵书不如圣诏书。

空留下十面埋伏古琴谱,让后人评述功过何如。

——原来那个人,向来明白的透彻。

如今,他终于守得四境升平,护得帝位永固,这江山如画河山万里尽是在他掌中,然而心底却空落落的。他想起那人曾经无比生动的表情,想起裴子信曾含泪说“誓为君战至最后一卒”,想起当年说要待得海晏河清便放马南山归田卸甲美好愿望,想起,终究是徒劳妄安。

河山无泪,易主改朝不过百年,然而他却永远失去了有泪有笑可以并辔策马的裴子信,从此独拥万里江山,享无边孤单。

君如玉在裴子信身前跪下,试着去抚那人不肯阖上的双眼,裴子信素日凛冽的凤眼早就黯淡,却仍死死注视着即使他耗尽生命也未等回的大军凯旋方向。

那是他最忠诚的将军,是他的家国栋梁左膀右臂,是他的刎颈之交!

“子信。”他唤了这么一声,突然再无可抑,伏在裴子信尸身上失声痛哭。

身后凯旋的大军无一人敢应,长风刮过旷野,呼啸远去。

如今,他孑然一身,唯一一片山河永寂。

人类在进化,而人性却在历史的进程中褪了色。直到今天,人性成了一片枯黄的树叶,被夹在今人的书中,拿来供他人欣赏,那些人还无耻地说:“看,我有人性吧!”

地铁上,见一女生问一男生:“你要请我吃饭,可是你妈妈生病了啊!你不管她了吗?”男生回答道:“你的意思难道是让我拿一个小板凳坐在她床边吗?”女生笑了。确实,笑得灿烂如花,但又似乎笑得厚颜无耻!我堂堂中华民族的孝道不正是这对父母的一点一滴的小事构成的吗?有什么可笑的?笑的人还是中国人吗?而说这话的人,他还有人性吗?

记得姑姑告诉我,交朋友,要首先看他是否孝顺,如果他连父母都搁在一边,那他还懂得什么忠义,又怎么能对得起朋友呢?

“养儿防老”,如今却成了“养老防儿”,啃老族如潮水般涌入,九零后的我们难道都只能等着人性被侵蚀吗?

今天的社会,人人都在追逐利益,而交朋友,似乎成了一种“绑定”利益的方式,对自己没有利用价值的人从通讯录里删除,对自己有利的人却成了“特别关注”,爱上加爱。真心的朋友在哪里?

人类被架空了,上没有对父母的孝顺,下没有对朋友的真情,人类是在这样的境地里生存,内心痛苦不堪,但表情依旧春光明媚,依旧幻想着未来的美好,却对真诚淡忘,成了虚假的人。

我不敢说我有真正的人性,但我却确实地活在这个“虚拟人生”中。如今的人类,首先要学会的是观察人,俗话说“画龙画虎难画骨,知人知面不知心。”而当人开始观察人的时候,这个世界上还存留着什么呢?

如果学生们为利益读书,员工们为利益追逐,那么,人生就是一场赢得利益的赛跑,虽然不同的轨道,却都在不约而同地丢弃着人性,可怕的是,他们依旧浑然不觉,就如同一个吸食毒品的人,沉醉在混沌之中,不思进取,竟仍然用看似真诚的笑脸来迎接生活,来附和这个扭曲的世界。

我不知道如何逃出这个世界,也不敢猜想人类的未来是什么样子。如果活在没有人性的世界里,年幼的孩子被同化,年迈老人的余生在悔恨中度过,那么,人生便成了一杯悲哀惨淡的酒,借酒消愁,愁上加愁!

我们每年都要搞“雷锋月”,但雷锋仅仅是被载入史册,成为传统美德的代言人,又有几人能真正地做一回雷锋呢?向为身死而不受,今为勋章金银而为之;向为身死而不受,今为老板赞誉而为之;向为身死而不受,今为赢天下之民心而为之,是亦不可以已乎?此之谓失其本心!

一个没有“感动中国”的国家才是真正有人性的国家,一个有人性的人必将为中国所感动,一个感动的中国必然会使每个人成为其主人,而一个有人性的主人所创造的国家才能屹立于世界而不倒,才能永葆生机,散发蓬勃的动力!

人性退化论

高2013届26班 周天豪

